

年里,他一次都没有休假。

黑盒子里的味道也让人难以忍受。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无论多少除臭剂也无法掩盖的汗味。一名穷极无聊的飞行员甚至计算过每张椅子可能吸收的屁的数量。

无人机操控人员的工作几乎就是无休止地观察:扫描道路;在军营上空盘旋;跟踪可疑活动。如果地面部队呼叫打击支援,布莱恩特的“猛禽”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满载致命的导弹抵达现场。但大多数时候,无人机只是在空中巡视,操作者们看到的景象大多是屋顶、围墙内的营地或是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

坐在黑乎乎的控制站里,布莱恩特看着地球另一面的人为生活奔波,完全不知道空中有眼睛在盯着他们。如果任务是监视某个重要目标,他可能需要连续几周盯着一座房屋。他看着监视目标和朋友喝茶,和他们的孩子玩耍,和他们的妻子盖着毯子在房顶上做爱。偶尔还能看到足球比赛或婚礼。

布莱恩特用各种方式来打发漫长枯燥的时间——偷吃零食、缝补制服、和搭档的飞行员轮流打瞌睡。他练就了一边读小说一边监视6面显示器的技巧。他偏爱黑暗风格的科幻小说,比如《安德的游戏》,讲述一群孩子热衷模拟游戏,最后发现所谓的游戏原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接着他又开始阅读阿西莫夫的作品。在《我是机器人》一书中阿西莫夫提出“机器人三定律”,其中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可伤害人类”。在无人机和地狱火导弹的时代,这一定律让布莱恩特深思。

在开始工作后的9个月里,布莱恩特只发射了5枚导弹。一次打击任务之后,他负责“行动后报告”,需要在现场继续观察几个小时,收集后续信息。他看到人们将受害者的尸体残骸包裹起来,送去墓地,打扫现场,将武器丢进河里。在伊拉克,有一次,他跟踪一名叛军指挥官。看着他开车来到一处喧闹的集市,将车停在路中央,打开车门,拖出两个女孩。“她们都被捆绑着,被堵着嘴。”布莱恩特说,“他让两人跪下,就在路中央将她们枪决,然后扬长而去,留下两具尸体。人们只是围观,没有一人出面干预。”另外一次,布莱恩特看着一名当地官员被两名塔利班武装分子押着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被枪决,刚挖好的坑就是他的坟墓。

在最初几个月,布莱恩特时常能够感受到猎人式的兴奋,尤其是当他的中队成员干掉某个罪有应得的坏蛋的时候。但是与此同时困惑也慢慢地在心底形成。当操纵无人机随着气流滑翔,像秃鹰一样监视着两英里下的城镇,他经常思考,假如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一名普通的当地人。时刻生活在机器的监视之下,他会有何感想?“一定很可怕。”但是,最初,他认为自己所执行的任务是必须的,无人机可以帮助减少战争的伤害,拯救生命。当这一信念与他亲眼所见的东西相矛盾时,他试图阻止自己深入思考。慢慢地他发现工作让自己变得麻木:像是进入“僵尸状态”。

布莱恩特的第二次射击任务是在库纳尔暗杀任务几周后。他并不喜欢此次与他搭档的飞行员。他接到命令,监视一处院落,情报显示,一个塔利班指挥官或基地联络人就住在里面。这是一座典型的阿富汗土砖建筑。宽大的庭院里还养着山羊和奶牛。他们负责监视房子的一个角落。连续几个小时的监视枯燥乏味。他们猜测目标可能在睡觉。

然后,宁静结束。“我们接到发射导弹的命令。”他说,“我们需要击中目标建筑,致其倒塌。有情报显示,目标就在房子里面。”此外并没有更详细的情报。他们不知道目标到底是谁,为什么被处决。

布莱恩特的激光瞄准器在建筑的角落上方移动。“导弹发射。”院落内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在红外画面上,只有山羊和奶牛的身体发出古怪的光芒。布莱恩特放大画面。然后,就在导弹命中目标前6

秒,他看到有东西在迅速移动。“那个影子冲出房屋,朝院落门口跑去。我看着像是一个小孩。一个小小的人。”

布莱恩特盯着屏幕,愣住了。“一道明亮的闪光,突然,画面上再也没有人。”他转身问飞行员,“你看那像是个孩子吗?”他们往电脑里输入一条短信,询问监督此次打击的情报官员——他可能身处世界任何地方,也许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也许在五角大楼——刚才是否有一个孩子跑进导弹打击范围。

“他回答说:‘是一只狗。’”

布莱恩特和飞行员重放了录制在8毫米胶片上的射击片段。他们盯着那个从画面上跑过的影子看了一遍又一遍。布莱恩特肯定那绝对不是狗。

如果能够提前几秒发现异常,他们就可终止行动,用激光把导弹引向院落之外。为了避免误伤无辜,布莱恩特不会在乎浪费一枚价值9.5万美元的地狱火导弹。但是在军方看来,这次行动一切正常。搭档的飞行员是那种“绝不和上司争论的类型”。因此,在行动后报告中,飞行员只提到,建筑被摧毁,高价值目标被清除。并没有提到一只狗或是任何其他活物。那个他们看到的小影子只是一个幽灵。

布莱恩特和“真正的”战争最接近的时候是在他自愿申请被派往伊拉克之后。2007年夏季到秋季他一直驻守在巴拉德空军基地,操纵“猛禽”执行基地防御任务——扫描基地周围地区,搜寻叛军。一些地面部队将无人机中队视为“空中天使”,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嘲笑的目标,被戏称为“坐在椅子上的游骑兵”。

相比他在屏幕上看到的東西,这些玩笑根本不算什么。一次值班时,指挥官告诉他,他们需要一处叛军训练营的坐标。他被告知一个打击范围,看着一群叛军士兵进入了同一幢建筑。问题是,这些叛军经常拖家带口,根本无法判断某幢建筑内到底有些什么人,是否包括无辜平民。布莱恩特按照命令用激光锁定目标建筑。片刻后,一个蘑菇云腾空而起,整座叛军训练营被夷为平地。一架F-16战机利用布莱恩特的激光坐标引导,丢下了1000磅炸弹,其杀伤力相当于10颗地狱火导弹。“他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炸掉那幢建筑。”布莱恩特说,“我们只能自嘲说,谢谢你们提前告知!”

2008年,布莱恩特被调到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坎农空军基地无人机中队,用他的话说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在那里“空气不是氧气,基本上就是牛屎味。”他又继续担任了几年的无人机操作员,但任务内容却变了。他主要负责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追踪高价值目标。“我们只追踪敌军高层人物。他们放幻灯片让我们了解对付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对付他,他干了些什么。”他说,“这让我很满意,我喜欢知道这样的细节。”

原则上,布莱恩特从不反对使用无人机,他认为它们只是一种工具,像其他所有工具一样,也能被用来造福人类,比如用于打击偷猎者、发现森林大火。在他看来,重要的是谁在操纵无人机,用途是什么。“不能让一小撮人来决定该如何使用它们。”他说,“必须要透明。民众必须了解它们的用途,避免滥用。”

过去十年里,“透明”绝非适合美国无人机政策的形容词。无人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公开亮相的同时,另一场秘密的无人机战争也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等地拉开序幕。2004年以来,美国中情局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了数百次无人机暗杀。中情局还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针对也门的恐怖组织。



↑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一名无人机飞行员(左)正与一名感应器操作员在飞行模拟器上练习。

←美国空军的标配无人机“MQ-1猛禽”。



驻守克洛维斯期间,布莱恩特的中队猎杀过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安瓦尔·奥拉基。奥拉基的父母是也门人,但他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后来成为一名教士,负责为基地组织招募新人。2011年9月,奥拉基被中情局的无人机暗杀,几周后,他16岁的儿子也以同样方式被暗杀。布莱恩特说,他所属的中队承担了“大多数的基础工作。”最终发现了奥拉基的精确位置。

截至2011年,布莱恩特已经累积了近6000小时飞行时间,执行了几百次任务。他说自己处于一种“神游状态”。在克洛维斯飞行总部的入口处有一个公告板,上面张贴着打击目标的照片。他看着照片中的脸问:“今天要送命的家伙是谁?”这听上去像是一个陌生人在说话,某个更黑暗的人格。“这时,我知道自己必须退出。”2011年春,在入伍6年后,布兰登·布莱恩特离开了空军,而如果继续飞行他可以获得10.9万美元的奖金,但他仍然拒绝了。他被授予一张类似积分卡的东西。“他们列举了我的成就。”他说,“杀死的敌人数量、俘虏的敌人数量、帮助杀死或抓捕的高价值目标等。”他嘲笑说这是他的文凭。他从未扣动过扳机,但却是毫无疑问的帮凶。“这个数字让我感到恶心。”他总计杀死了1626人。

“在第一颗导弹命中目标后,我连续两周几乎没有和人说话。”那天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就哭了。他把车停到路边,给母亲打电话。“她只是说,‘一切都会好的。’我告诉她我杀了人,感觉很不好。”他回答说,“这才是正常的感觉,如果不这样反而不对。”

他的中队的其他成员对于杀人有不同的反应。一名同事每次杀人后就会回家喝掉一整瓶威士忌。还有一名女飞行员,在第一次射击后拒绝再次杀人,宁愿面对可能上军事法庭的危险。还有一名飞行员在看到两具无头尸体漂浮在底格里斯河上之后就不停地做噩梦。布莱恩特也有古怪的噩梦,梦中他最喜欢的游戏《魔兽世界》中的角色都变成了红外影像。

2011年中,布莱恩特回到老家米苏拉,感到愤怒、孤独、抑郁。一天,他在百思买买电子游戏,出示军人身份证时,后面排队的一个小孩突然和他搭话。“他对我说‘你也在军队;我哥哥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杀了36个家伙。’我转身对他说,‘如果你再像这样和我说话,我会用刀捅你。不要把人的死亡视为儿戏。’那孩子的脸变得苍白。布莱恩特拿起游戏,匆忙离开了。不久之后,在一位越战老兵的督促下,他终于决定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几次治疗后,他崩溃了:“我告诉她,我想要成为英雄,但我不觉得像个英雄。我想要做点好事,却觉得自己浪费了过去的6年。”她诊断他患

上了创伤后精神压力症(PTSD)。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诊断。过去几十年,PTSD诊断的关键词是“条件性恐惧”,即患者在心理上反复经历身体初始发生时的恐惧。但新的观念认为,“精神损伤”也可能导致PTSD。2011年,美国空军心理医生对600多名现役无人机操作员进行了一次心理健康调查。42%的无人机机组成员出现中度至重度的心理压力;20%的人感觉心理疲惫。稍后的一项研究发现,无人机操作员患抑郁症、焦虑症、PTSD、酗酒、想到自杀的几率和传统飞行员并无差异。荒谬的是,为了减轻这一问题,研究者竟然提议创造类似Siri(苹果手机所使用的智能语音软件)的虚拟飞行员,让无人机器人格化,从而帮助操作员减轻愧疚感——“Siri,把那些人杀掉!”

2012年夏,布莱恩特加入空军预备役,希望参加著名的SERE(幸存、躲避、反抗、逃脱)计划,帮助训练那些在敌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求生。但是,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头部严重创伤,不得不退出。他需要拐杖辅助行走,部分记忆力丧失,不时受头痛困扰,他再次陷入严重的抑郁,并开始酗酒。

布莱恩特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公众,操纵无人机“绝不等于玩电脑游戏”,他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无人机战士的真正经历。2012年秋,他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这篇报道被翻译成英文被英国小报《每日邮报》转载,并安上了一个不正确的标题——“无人机操作员遵从命令杀害儿童……”这个故事立刻疯狂传播开来。布莱恩特遭到猛烈攻击。几天之内,布莱恩特在Facebook页面上被157人从朋友名单中排除。一位前空军军官留言说:“你是个谎话精。去地狱腐烂吧。”网上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无人机战争是对人类的罪行;有的老兵认为布莱恩特是个懦夫。他还收到过死亡威胁。但他并不当真。还有人说他应该按叛国罪处决。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当天,《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军针对无人机战士和PTSD的研究。在Facebook上,无人机操作员也会患PTSD这一观点成为很多人的笑柄:

“上次任务时我断了一根指甲!”

“也许他们该配上座位安全带。”

布莱恩特愤怒地回复:

“你们这样的战友让我感到羞辱。”

“战斗就是战斗。杀戮就是杀戮。这不是电子游戏。你们有谁杀死了一群人,看着他们的尸体残骸被清理,看着葬礼举行,然后把参加葬礼的人也杀死?”

“是的,这和亲赴前线作战不同。那又怎样?在你真正体验,并能做出明智判断之前,闭上你的臭嘴。”南都供稿

原文: Matthew Power

原载: <http://www.gq.com/news-politics/big-issues/201311/drone-uav-pilot-assassination>

编译:宇